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天堂总禁锢在我们的苦难中
地狱却丢失在我们的乐园里

冷钢
Cold Steel
文泽尔/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Detective

主我他不



冷钢

Cold Steel

文泽尔/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钢/文泽尔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5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ISBN 978-7-5317-2136-9

I. 冷… II. 文…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9486号

冷钢

Lenggang

作 者/ 文泽尔
责任编辑/ 徐秀梅 高璐
装帧设计/ 引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30×112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7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136-9

「自序」

冷钢 (Cold Steel) , 这是一家专门制造刀具的公司的名称——我将它作为这篇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的题目, 因为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故事, 确实和刀有着很大的关系。

实际上, 我对冷兵器并不感冒——埃莫森的“指挥官” (Emerson Commander) 就算是我亲手接触过的最好的量产刀了。鲍勃·多兹尔 (Bob Dozier) 或者正宗大师冈崎五郎^①。手制的名刀, 则是见也没见过。

我曾经想象过妖刀村正一刀下来, 将松平清康^②劈作两半的情景——欧洲人原本是崇尚浮世绘而疏远武士刀的, 但近百多年来, 日本刀的收藏在世界范围内, 竟也慢慢成为了时尚。

日本刀的制作技术, 完全仿自我国汉唐时代的武器冶炼淬火技术, 而日本刀今日得到世界收藏界的认可, 从中自可看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影子。

以上所说并不表示本篇中文泽尔将会漂洋过海去到扶桑岛国或者香港北京——文泽尔依旧待在自由意志市, 不过换了身份而已。

我也试图去想象文泽尔穿上自由意志市警服的模样——那样子大概会让塔芙妮^③笑得直不起腰来: 可惜,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他们之

① 鲍勃·多兹尔和冈崎五郎: 著名的刀具制作师。

② 松平清康: 日本战国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德川家康的祖父。

③ 塔芙妮: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中的重要角色, 文泽尔的侦探社助手, 本案之后才出场。

间并不认识……

确切点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文泽尔和积格勒探长的短暂搭档关系结束之后——而本案，也将是文泽尔以一个小小探员的身份侦破的最后一案：因此，将本篇作为这整个侦探系列的开始（至少是形式上的开始），是恰如其分的。

特别在扉页中所提到的“纪念”，在本篇中并不会以惯常所见的、刻意而为的大段引用、叙述或描写来表现：我在琐碎的地方设下了不少的谜题——例如人名、地名、数字及特定日期的选取，一些词汇的用法，甚至部分文段的写作方式……这些精细的工作虽然不至于像路路通的主人^①那般准确和周密，但也总算是给这“纪念”增添了些许别致的趣味——这样，对于时代及伟大人物的敬重，就不会只是浮于表面；而作为读者们尝试反复阅读的动力，则是对阅读本身的尊重。

这将是我应谨记且坚持的系列风格，在此记下作为今后创作的提醒及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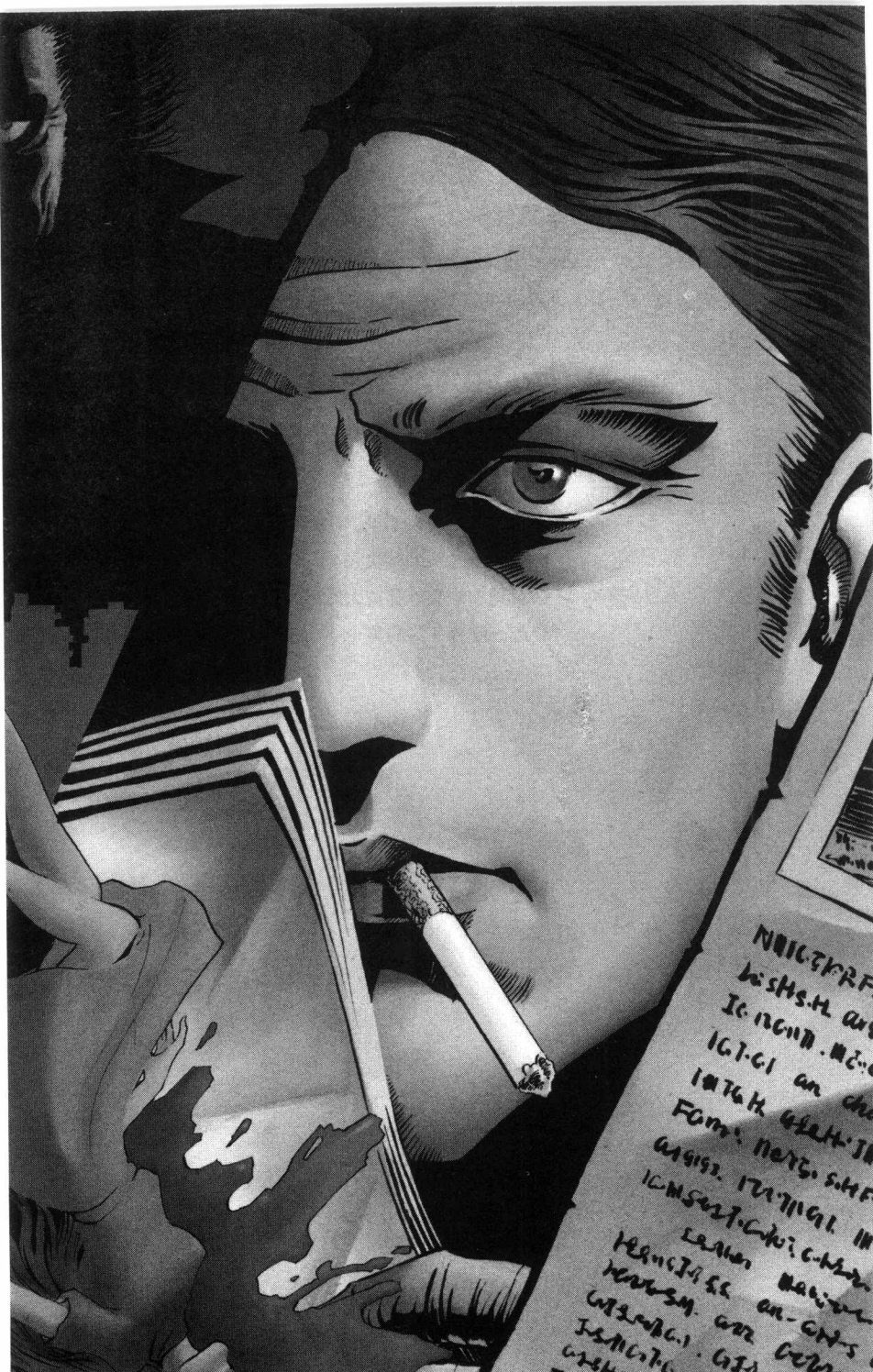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① 路路通的主人：指《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角斐利亚·福克先生。



昏暗的日光灯管下，
草草写就的现场笔录、印刷体的尸检报告、
鲜血淋漓的头颅写真……
杂乱地在档案室那宽大的旧木桌上蔓延开来，
惊起一阵阵灰尘的雾…

[…… 第一章 水控



NOCTURNE
bushes and
Ic-nom. me-
167-61 an ch
1076 H. gell-J
Fom. nort. sht
4999. 171191. M
ICMS-21-6101. C-122
Lation Mac-
Helm-J. S. an-ent-
Helm-J. S. an-ent-
1076 H. gell-J
1076 H. gell-J
1076 H. gell-J

[第一节 悬赏]

“积格勒是不是真那么不好相处?”

“说实话吗，汉迪克?”

“废话!你已经不是警校新丁了，什么实话假话……难不成你想让我来审讯你吗?我可是求之不得!”汉迪克笑道。

可我并不太想回答——积格勒是个好探长，可惜我们搭档的那唯一一个案子，却实在不是个好案子。如果我回答“不是”，汉迪克接下来必定会问我为何主动申请放长假的。

“你会以什么作为你的选择标准——我是指，如果你要买杯子的话。”

“喂喂，你想转移话题吗，文泽尔?”

“并不是，只是换个方式回答你的问题。”

“好吧……嗯，如果要喝啤酒的话，我想我会选一个比较大的杯子；喝葡萄酒最好要一个镶上金边的水晶郁金香杯，喝早餐咖啡纸杯就可以了，喝 Espresso 或许能有个骨瓷

杯……”

“如果只是喝水呢？”

“那样啊……那样我什么杯子都无所谓了，能喝水就行。”

“也即是没有标准了……”

“这怎么是没有标准？我的标准就是‘能喝水’——满足条件的至少不会是一个破底杯子！”

“对于一个有点挑剔的人，即使只是选择一只喝水的杯子，也会考虑到很多因素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挑剔的人吗？”

“在某些方面吧……我的朋友，如果你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只你看中很久的啤酒杯，回家喝酒的时候，却发现杯口制作得有些问题——让你的上嘴唇每喝上一口都不舒服老半天，你会怎么办？”

“拿回商店退掉啦……”

“你是在商店大打折的时候买的，没办法退货了。”

“那就用原来的杯子喝。”

“你只有这一个杯子……”

“笑话！你是在做心理测验吗？这可不好玩！”

“我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早知道我就不问了……嗯，我会再买一只其他样式的。”

“你用你所有的钱买了这只啤酒杯。”

“那……只好凑合着用了——如果这个测试里的‘我’嗜酒如命的话……”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希望这个答案令你满意。”

我笑了笑，没再答理汉迪克。

我不知道我的运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跟积格勒探长搭档的这个案子，让我很容易就看见了那个“杯子”的一些缺点：刚刚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相当挑剔的人——而这些缺点，又恰恰归在这“某些方面”之内。

我不太想再用这个杯子了——伊塞尔副局长批准了我的长假申请之后，我考虑找一份新的工作：打字员、邮差、房管或者水管工……什么都行——最好只工作半天，闲暇的时间里，我会读两本老早就想看的古书，或者写几部没有人会看的侦探小说。

汉迪克最近常推荐我找一个女朋友：

“有益身心健康，又可以排遣无聊，不妨一试。”他是这么说的。

汉迪克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自己也不曾有过一个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女朋友。实际上，我们也未见得太无聊——听几位比我们老资格的探员聊天，就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下个月又该涨价了……”

“那群该死的！”

“‘罗密欧’该砍下他们的头来。”

“那是7号吗？好像是的……”

“每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不过应该也就是下个月。”

“不都是月圆之夜吗？”

“也有不是的……”

之前我并没有听他们谈论过这些，“专砍人头的罗密欧”——这似乎是一个可作为小说素材的案子。

“都是些什么样的案子？”汉迪克的好奇心显然被勾起来了——虽然他提的这个问题看上去并不怎么高明。

在警局的闲聊中，一个因为好奇而偶然提出的新丁问题，加之不指名道姓，通常是改变不了其他人聊天的大方向的。没有任何人答理你，便是提问题的人最一般的尴尬下场了。

唯一的例外是吉姆·华特生在场。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在职警员能在吉姆面前称“老资格”了——不过，即使在下月20号正式退休后，老吉姆大概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按时上班的，他可不想让他的嘴巴和他一起退休。

“哈哈，汉迪克。你算是问对人了——在这个局子里，‘镰刀罗密欧’这个案子，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多了。”

老吉姆并不理会其他同僚们因为对话被打断而用目光和嘀咕声表示的不满，喝了一口早已冷掉的咖啡，咂了咂嘴。

“就刽子手的技艺而言，他是一个十分杰出而且敬业的人……”

“第一个献身的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世袭银行家的独女——她以为她是朱丽叶呢，正选在一个满月的夜晚，穿上和黑夜一般颜色的晚礼服，火一样燃烧的红舞鞋，瞒过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临近午夜之时，竟就等在布赫山下的白天鹅桥上……”

“三个选帝侯都死在了那座桥上——嘿！那是座鬼桥……”

1524年农民起义军攻陷布赫城堡的时候，的确在白天

鹅桥上处死过几个贵族——至于“三个选帝侯”一事，并没有在哪本历史书上记载过，可能是后人的杜撰。

插嘴的是彼特菲尔德——比我们早来两年的片警，打断老吉姆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对案件现场真实性的佐证，倒不如说是为了营造现场气氛而煽风点火。

老吉姆却并不领情——他对彼特菲尔德瞪了瞪眼，又喝了一口咖啡：

“你们听过那支……好像是西贝柳斯的《黄泉的天鹅》没？哈哈，你们当然是没听过！那个叫伊丽泽（Elise）^①的姑娘可听见了，她此刻靠着桥栏，目光停留在河水的波光上——她正想着和罗密欧跳舞呢，这音乐可真是恰到好处。”

有人哼了一段不知什么曲子，曲调很有点诡异忧伤——或者正是那首《黄泉的天鹅》吧，大家听得入神，老吉姆得意地扬扬胡子：

“这时月亮被云遮住了——三月的午夜，还是相当冷的。伊丽泽出门太急，并没有穿上外套……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我旁边的汉迪克听到这里，身体也不由得颤动了一下——我可怜的朋友，他已经走到这故事中去了。

“她等得太久了，没有月光荡漾的维索瓦（Wissowa）河刹那那变得阴森恐怖，她于是烦躁而又有些不安地转过身

① 自由意志市的第一官方语言为德语，故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及地名均以德语惯常用法为准。另，除特别注明外，本书中注释均为作者注，以下同。——编辑注

来。”

老吉姆看了一眼自己的咖啡杯——里面的咖啡已经快要见底，他略微摇了摇头，并没有再喝一口，继续说道：

“她哪里猜得到——她那朝思暮想的罗密欧就站在她的眼前：特意和她的晚礼服搭配上的乌黑笔挺的燕尾服、擦得如铜镜般光洁的鞋面、飘逸流动如河水般的璀璨金发以及……那高高举起的死神镰刀……”

“连月光都没有，怎么看得见这些？那桥上可没有路灯，周围也没有几家住户……”

这些话是我说的——虽然知道老吉姆讲的只是故事，我还是忍不住为了故事的真实性而插嘴：月圆之夜的月光本来就比一般晚上的要来得明亮，如果这光亮突然之间被云层遮住，人的眼睛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黑暗的。

我承认，我有时候是有些过份挑剔了。

老吉姆不耐烦地对我摆了摆手——似乎是在示意我保持安静：

“这时云层已经散开，我们可怜的朱丽叶，满脸的喜悦就冻结在这月光底下——罗密欧手上的镰刀直挥下来。伊丽泽的身体，就好像一尊还没晾得太干的石膏像被人突然推倒了一般，自颈部断作了两截。”

老吉姆将冷咖啡喝尽，又拿过早已听呆了的汉迪克手上的那杯。

“你们怎么可能想象得出，罗密欧的那把镰刀有多么的锐利！我是看过伊丽泽那颗美丽头颅下的刀口的——涂上一层水银，可以凑合作面梳妆镜用。”

老吉姆偷瞄了一眼在场的两名女警员——她们都听得入神，此时脸上已没了血色。

老吉姆更加得意，一口将本属于汉迪克的那杯咖啡喝掉了一半。

“那之后的每一年，每到那一天，那个月圆之夜，罗密欧就如同被施了死亡咒语的僵尸，在自由意志市的某个角落里，如鬼魅一般地出现——他的镰刀没有一次失手，也没有一次被人目击。报纸上说他是‘影子杀手’，酒馆的醉鬼们给他取的外号是‘剪草机’，‘镰刀罗密欧’则是局子里的标准叫法。

“伊丽泽的继母，也在女儿死去的那一夜里失踪了——天知道！或许她的继母是个美貌女巫，给罗密欧下了咒语，指使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又陪着她私奔去了，这可是个悲剧童话。”

老吉姆的故事讲完了。在他去打咖啡的当儿里，彼特菲尔德忙着进行补充工作：

“今年该是第九个年头了——死掉的八个人，除了伊丽泽是吕根曼·霍费尔家的女儿外，其余都是死亡之后名字才第一次上报纸的平民百姓——这点上倒是托了‘镰刀罗密欧’的福了，死者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罗密欧明显是随意挥刀的。

“前几年还出了两只手法拙劣的‘拷贝猫^①’，第三次下手就被逮住了。当场死了一个，另一个现在还在南门监狱里

① 拷贝猫 Copy-cat 指模仿某宗知名案件的犯罪手法而作案的犯罪者。

蹲着——嘿，你们猜猜他们用什么冒充罗密欧的镰刀？”

“MDK-ATAK^①吗？那可是把好刀……”

奥鲁显然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在炫耀自己的收藏嗜好——Mdk-ATAK，今年唯一通过西岸海豹部队^②军用品测试的军刀。区区两只“拷贝猫”，加之“手法拙劣”，是没太大可能会用上这把刀的。

“充其量是把加长刃的野战刀，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双动折刀。”我想。

“一把最普通的防火斧！哈，那刀口看上去就像是吃剩的沙拉又拌上了太多的沙拉酱一样！那比‘镰刀罗密欧’可差得远……我的天，你们该暗自庆幸了，没有看到过那么恐怖的现场。我那时候可是新丁，那现场让我差点申请辞职呢！”

我不知道换做我是否也会辞职——从上个案子看来，我对尸体并不是太畏惧：这是否意味着我有成为一个法医的天赋呢？那或许是又一个值得考虑的转行职业——如果他们只工作半天的话。

我承认我已经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了——老吉姆绘声绘色的故事描绘起了大半的作用。在等待伊塞尔副局长批准我长假申请的这些天里，我想对它了解更多一些——我并不指望去侦破它（我又不是侦探），主要是想给自己正想写的那部侦探小说找点不错的题材——如果失业后找不到工作

① MDK-ATAK 为 Mad Dog Knives-Advanced Tactical Assault Knife (疯狗高级战术突击刀)的简写。——编辑注

② 西岸海豹部队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两栖两栖特种部队。

的话，写部好的侦探小说寄给夏哀·哈特巴尔先生，倒是个不错的选择^①。

“这个案子好像还有悬赏吧。总局给重犯下的都是 5000 美元。我看，罗密欧至少值上 1 万。”

我对彼特菲尔德最后的话比较感兴趣。5000 美元——这些够我付上一年的房租了！如果能拿到这笔赏金，允许我找工作的时间也可以长些，这样我或许就有空读伊曼纽尔·康德的那本《纯粹理性批判》了——那可是本要花时间的书。

老吉姆打咖啡回来，大家已经散了。

没了闲聊对象让他觉得挺没意思。他将刚打的咖啡递给正在写案件报告的汉迪克，汉迪克看也没看地对他说了声：

“谢谢。”

【第二节 模仿】

我却并不想先去档案室收集关于这个案子的线索，相

① 自由意志市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夏哀·哈特巴尔为了促进本土侦探小说的发展，1990 年 7 月发起了“大众侦探”活动。侦探爱好者们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寄至《自由意志报》副刊由夏哀先生主持的“大众侦探”专栏，精品则立即见报。很多业余侦探小说家因此成为了职业侦探小说作家，活跃在今日侦探小说界的不在少数——此举算是夏哀先生对侦探小说界的杰出贡献之一，将在文泽尔系列的后续篇中提及。

反，我想去看看本案那仅存一只的“拷贝猫”。

显然，从那位尚被关押且据说表现差劲的模仿犯那里，想要打探到罗密欧现今的行踪，并没有太大可能。我所想要的，大概只是罗密欧挥刀那一刻的心理状态——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愿望或许也有些近乎于奢求。那么，我是凭着直觉想去会一会本案的这位模仿犯的了——我得说，自从上一个案子顺利侦破之后，我变得有那么一点点骄傲了：这可不是件好事。

我又想起了老吉姆所讲的故事——其实，除了他今天讲的这个故事，以及前几年间报纸上看到的零星报导（当时也没有特别留意）之外，我对这个案子知道得并不多。如果完全按照前者来看，老吉姆杜撰的故事本身，感染力固然不弱，却存在着很多的不解之处：

伊丽泽为何要穿上盛装前往白天鹅桥？显然她和“镰刀罗密欧”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当伊丽泽死后，警方自然而然地先从她熟识的人群中找寻嫌疑人，怎么可能会查不出凶手，还让他继续犯案呢？

警方无论如何也会锁定几个重要嫌疑人的，难道这些嫌疑人在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的连续杀人事件发生之后，竟都会因为缺乏作案时间和动机而洗脱嫌疑吗？

伊丽泽的继母。如果那个所谓的罗密欧真是她的情夫，受了她的操纵而杀人的话，杀死了伊丽泽尚且说得过去（为着目前尚不可知的原因，或许是她告发了她的继母和情夫之间的奸情吧。可以有很多种猜测），但是之后的七个人呢？既然她已经成功和情夫私奔，何以还要冒险每年回到自由意